

艾勒里·昆恩主選 林清文譯

# 世界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DOZEN & ONE LITERARY MYSTERIES



12 th

ELLERY QUEEN

332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四日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世界推理小說系列之3
世界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主編者：艾勒里·昆恩
翻譯者：朱佩蘭
發行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419號5樓
電話：713344 5
全省通用免費郵撥0014980-9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833號
門市部：中國書城
臺北市成都路1號地下樓
印刷者：中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41巷11弄8號
實價新台幣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倘有缺頁、裝倒、損污請寄回調換

## 關於本書

### 給親愛的讀者們

本書所收錄的十二篇作品中（除了編者的作品以外），有六篇不容置疑的，是屬於古典西歐推理短篇小說中的傑作。（是那六篇呢？這個問題留待讀者看過本書以後，再予求證。——這是個非常有趣的遊戲）剩下的六篇作品中，有四篇也可以看成是古典短篇小說。另外兩篇作品，可說是本書最大的收獲。其中一篇寫於一九六〇年代，另一篇寫於一九七〇年。這兩篇作品，可說是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代表作。如果現在就以永恆的尺度，來為這兩篇作品的價值下定論，似乎為時過早。當一篇作品，被譽為古典作品中的傑作時，那意味著它的價值，並不是在一般的讚賞和評價，而是在於如何在時間的考驗中，屹立不倒。三十六年前，我曾在『二〇一年的娛樂』一書中說過：「惟有質，才能永恆的存在；也惟有毅力、長久性、和真

華的情感，才能維持質的永恆性。」而收錄在本選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含有最優秀的質。

希望讀者在閒暇時候，能够一讀再讀本選集。我已經做到多次閱讀本書的每篇作品，每一次都感覺到興趣盎然，我對它的評價以及感懷的心情，絲毫沒有改變。本書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具備了偵探、推理、犯罪小說必備的兩個要素——就推理小說的意義而言，它包含了興奮和行爲；就知性的位置來說，它提供了精神上的刺激。所以，它們都是古典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不論是形式或內容，都是美好的；甚至技巧和架構，也是完整無缺的。約翰·蓋茲曾經在『安迪·米雍』（譯注：安迪·

米雍是希臘神話中的美男子，本詩是敘述安迪·米雍追求理想美的敘事詩。）一詩的評論文中說過：

「美麗的東西，是永恆的喜悅。」

哈瓦德·黑伊克拉佛德說過：「爲了樂趣而殺人，是推理小說的生命和時間。

」（一九四一）美國的名作家、評論家、兼編輯的威廉爾茲（一八三七—一九二〇年）也曾經說過：「亞伯拉罕·林肯一天不讀艾德加·愛倫·坡的推理小說，他就會覺得度日如年。」所謂古典，就是一件事物經過一段歲月的沈寂以後，又會再度

風行。所以，閱讀古典小說所引起的喜悅，經過時間的洗滌以後，就會變成永恆的喜悅。

最後，我想把一句話贈給喜好閱讀推理小說的讀者，那就是菲力蒲·布維達拉（譯注：英國的評論家兼傳記作家，一八八九年—一九四四年。）所說的：「那是高貴的精神，也是健康的娛樂。」

一九七七年八月

艾勒里·昆恩於紐約



## 目次

「捕魚貓」餐館的凶手	艾洛娜·聖·維森·米雪	七
最危險的遊戲	理查·康尼爾	二七
鷺莊	阿嘉莎·克麗絲蒂	五九
歐達摩爾先生的手	湯瑪斯·巴克	九三
銀色的假面具	修·沃爾波爾	一一五
疑惑	德羅西·L·西雅孜	一三七
無情之罪	賓·海克特	一六一
藍色謀殺	威爾伯·D·史帝爾	一九一
特餐	史坦利·艾林	二二二
敵人	謝洛特·阿姆斯壯	二四九
達令，我愛你	喬·哥爾斯	二八七

看他們往那裡跑·····	羅勃·布洛克·····	三〇七
三個寡婦·····	艾勒里·昆恩·····	三三五



「捕魚貓」餐館的凶手

艾洛娜·聖維森·米雷

**THE MURDER IN THE FISHING CAT**  
Edna St. Vincent Milroy

## 關於「捕魚貓」餐館的兇手

就像愛倫坡無與倫比的實證所顯示，詩人對於邪惡、暴力、殘酷、悲劇、謀殺等，總是特別敏感。

艾洛娜·聖·維森·米雷是美國具有代表性的名詩人之一，她唯一以謀殺為主題的這篇短篇小說，證明詩人在處理這種普遍性的問題時，具有特別深遠而纖細的觸覺。

——艾勒里·昆恩

### 作者簡介

艾洛娜·聖·維森·米雷（一八九二——一九五〇年，Edna St. Vincent Millay）是美國具有代表性的女詩人之一。她在畢業於紐約維莎女子大學那年，就出版了她的處女詩集。其後半生雖由抒情詩人轉變為社會主義詩人，而受到某些人的批評，但她的詩集一直是暢銷書。一九二三年，她獲得普立茲文學獎（詩歌）。艾洛娜還加入了普洛威斯唐劇團，並寫了詩歌劇以及丹史泰勒的歌劇「國王的隨從」的歌詞。這篇推理小說，據說是艾洛娜到巴黎旅遊時，看見餐館前所裝置玻璃水槽，觸發靈感而寫成。

## 「捕魚貓」餐館的凶手

「捕魚貓」餐館已很少有客人上門，但却很難正確地說明出原因。

這家餐館的食物精美，地下室有許多陳年老酒，而且店面的櫥窗裏有十來個水槽，裏面養了許多悠遊的鱈魚和小蝦，但即使如此，這家餐館的生意仍然不佳。店主約翰皮耶魯深明這事，並不把生意的失敗歸於自己，因為任何再聰明而厲害的生意人都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十四年來，約翰所烹調的菜餚，絕不輸給巴黎任何一家餐館。他能將小小的豌豆煮得又大又硬，又能將普通的白酒弄成好像摻了一點兒水的蘋果酒，而這兩者加上灑了砂糖的草莓，價錢不過七法郎而已。這樣，你還能奢求什麼呢？其他方面也一樣，你可以悠哉遊哉的坐在紅白相間的遮陽篷下，挑選自己所喜歡的鱈魚，他就會靈巧地將那條鱈撈出，立刻送到廚房，五分鐘後，一盤煎得又香又脆的鱈就會被端到你的桌上來。這種事，你能在別的餐館享受到嗎？

或許，餐館的生意不好是由於他太太瑪葛的緣故。瑪葛總是故意讓客人聽到她大聲地斥責丈夫，而且不斷地數落丈夫的缺點，而客人中或許也有些像約翰一樣，是瑪葛口中所謂「令人厭惡的男人」的典型吧。

現在，瑪葛已經不在了。這十四年來，一直在他身旁攪拌奶油，切着長長的麵包，晚上九點

以後還坐在洋蔥鍋前歎氣的女人已經走了。她和一個留着紅鬍子的計程車司機私奔了，而她這一走，店裏變得非常的安靜。

約翰拿着一塊濕抹布，站在店門口，望着來來往往的行人，可是每個人都過門而不入。他曾相信，大家都是要走進他店裏來的，但此刻，他已不再那麼想；那些過往行人，全都走進隔壁「司機之家」餐廳去了。

約翰告訴自己——我就是那麼不走運。他走到人行道上，急急忙忙地將還沒乾的桌子，又用濕抹布擦了一遍。路上行人不斷，一對男女走過，接着又有兩個男人經過。一個女人一路叫賣報紙，一路喊：「強硬派！強硬派！自由新聞——第三版！強硬派！強硬派！」一對男女互摳着腰走過去，又有兩個藝術家般的男人經過。接着，那身材矮小的女孩來了，她挽着一個籃子，裏面裝滿綻着小花瓣的瞿麥和褪了色的薔薇。她的臉色好像剛挨過罵似的。這少女拿出一束花朵，纏着過往行人兜售。

神父邁開大步經過。他穿着黑色的教服，好像要趕巴士似的，急急往前走。小女孩帶着挨罵的神情，一面望向神父，一面掏出花束，伸向穿着藍色軍裝的軍人。然後，她走進隔壁餐廳，在桌間繞來繞去。

「這花很香哩！夫人！」

小女孩毫無感情地說着，並木然地將瞿麥伸向嘴唇塗得鮮紅的女人的鼻尖，那年輕女人一面

和對面的男人說話，一面厭倦地搖動拿着刀叉的手。

「不要！不要！」

年輕女人說着，看也不看那小女孩。

一個美國青年一面看書，一面獨自進餐。他抬頭看見那女孩在桌間繞來繞去，等女孩走到他桌邊，他立刻問道：

「小妹妹，這花怎麼賣？」

小女孩將小小的肚子頂在桌邊，望着青年的額頭，囁囁地回答說：

「十錢一束。」

青年從花籃裏取出一束花，插在空酒杯裏，注入一些白開水，然後遞給小女孩一法郎，告訴她不必找了。

小女孩訝異地望着青年，好一會兒才返身走到街上，一面往北走，一面再將花束伸向過往行人。

約翰發呆半天，好不容易才驚醒過來。如果是一家生意興隆餐廳的老闆，他絕不會在這忙碌的中午，還呆站店頭，望着走進隣店的客人。約翰急急忙忙地用濕抹布擦拭鐵製的桌腳，又將擺在店門兩邊月桂樹的枯葉摘掉，然後才走回店裏。

「菲律賓，怎麼辦？」

約翰望着唯一留在水槽中的大鰻魚說話。他爲什麼會叫這鰻魚菲律賓呢？恐怕他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但這樣叫它，却令約翰覺得非常快樂，因爲從給予那生物名字的一瞬間開始，它的身份立刻變得很有名，成了可以交談的對象。

約翰走進廚房，將昨晚剩下的沙拉裏的龍蝦碎片挑出，丟進水槽裏餵鰻魚。

一對男女走進隔壁的「司機之家」餐廳，又折回頭，走到「捕魚貓」餐館來。他們聽到約翰在唱歌——

啊！夫人！這裏有上等的乳酪！

啊！夫人！這裏有上等的乳酪！

這裏有摻着牛乳的上等乳酪！

那男的用手杖敲打桌子，約翰趕緊停止唱歌，拿起「本日菜單」，摸着下巴的鬍鬚遞過去。

「兔肉料理很可口。」約翰殷勤地推薦，接着又問：「要喝什麼酒呢？」

半年來，這兒的工作人員只有三個——約翰、瑪葛、和一名叫柏里斯的侍者。柏里斯剛到這店裏來時，只有十六歲，十九歲一到，那無所不知的陸軍部就將他徵召入伍了。

最後這兩個月，店裏只剩約翰夫婦兩個，但已覺人手很够。現在，瑪葛也走了，只剩約翰孤零零一個人，而店裏的生意越來越差，他雖一手包辦招待、烹煮和收拾的工作，但却很難得須要費神去安排料理。

十四年來，約翰在巴黎幾乎沒交到一個朋友。他和一些常客、隣居及商人的往來，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應酬而已，他只消擁有瑪葛，就覺得滿足了。瑪葛是生長於西班牙的美人，西班牙血統強過法國血統。約翰是在店附近的洛杉堡公園裏認識她的。約翰站在店門口，就可看見她坐的地方，她頭上戴着一頂粉紅色的草帽，帽緣綴着許多小薔薇，身上穿了件緊身衣，坐在那兒刺繡。約翰數度從她面前走過，她每次都抬頭看了一下，又低下頭去。當她站起來要離去時，約翰趕緊湊近她身旁，配合着她的步伐，問道：

「小姐，要不要我陪妳？」

「不必。」

她很快的回答，一眼也不看就走開。但是約翰趕緊跟上去，將身體傾向她，更溫柔地說：

「像妳這麼美麗的小姐，爲什麼要說出這麼殘酷的話呢？」

「你讓我安靜點好不好？」

她說着，頭一挺就走開了。但是，第二天下午，她又會到那地方去。

「菲律賓，你還記得我老婆嗎？」約翰向水槽裏的鰻魚說道：「就是那有着一對淘氣眼睛和漂亮小腿的瑪葛。」

菲律賓什麼也沒回答。

「你應該記得的。」約翰提高嗓門說：「她總是攪動槽裏的水，惹你生氣。」

過了一會兒，約翰又問道：

「菲律普，你還記得瑪葛嗎？」

菲律普還是沒有回答。

「唉！」約翰歎口氣，自言自語說道：「總之，她是令人懷念的。」

菲律普單獨在水槽裏已經三個月了。偶而上門的客人，沒有一個想吃鰻魚，他們都只是點些兔肉、羊肉、牛排加馬鈴薯。約翰已經不要鄉下的池塘再送鰻魚來，他向他們解釋，由於餐廳改變經營方式，因此不再須要鰻魚和小蝦了。

每天早上，約翰打開門後，就將桌椅排在人行道上，菲律普則悠哉遊哉的躺在泛綠的槽底，陽光投射在它背上，映出各種色彩。這水槽是用長方形玻璃做成的，邊緣鑲銅，中間有一根小管子，新鮮的水就由這兒注入，舊水則由槽邊的一根管子流出去。管子上罩有一個氣泡形的網子；約翰有一天望着水槽，突然覺得奇怪，爲什麼網子是這種形狀，繼而想到，如果用鐵絲網罩在水管口，那麼污物和食物殘渣不就都粘在網上，而將管口堵住了嗎？！約翰獲得這結論，覺得非常得意。

菲律普在某一時期，曾是灰綠色，體型細長，非常活潑，現在却變成了暗綠色，沿着那有些發紫的背上，長有垂簾似的東西，頭部後方則有兩片淡綠色的小鱗。它現在好像長大了些，但身體仍像以往一樣地柔軟。



約翰曾聽說有關鱘魚的奇妙故事，他不知道這些故事是不是真的。據說，母鱘要產子時，就會到海邊來，但它不像其他魚類先產卵再孵化，而是直接產下小鱘魚；當它生下這些被稱爲鱘苗的孩子後，就拋棄牠們，不顧而去，而這些鱘苗就得自行找尋棲息的池塘，如果附近沒有池塘，它們還得到很遠的地方去找，據說它們可游達二十海哩之遠，甚至穿越陸地，數千條鱘魚苗在一起，看起來就像一隻小型的鱘魚軍團，人們很容易可發現它們那彎彎曲曲向前移動的痕跡，如果偶然在草叢裏發現有鱘苗的屍體，就可知鱘苗羣已通過這條道路。

「這麼說來——」約翰自言自語說道：「菲律賓，你並不是個簡單的東西嘍！」

時間過得很快，但什麼事也沒發生。餐館裏每天仍是寥寥數人上門來，偶而同時來個十多位客人，約翰就想，若這情形持續的話，他就得僱用一個侍者了，但這情形總如曇花一現。

約翰很想念妻子。有一天，他穿過梅迪奇街，到洛杉堡公園去，他徘徊在第一次見到瑪葛的地方，看見一個年輕女子在樹下刺繡，但並不是瑪葛。那女人帶着兩個小女孩，穿着一模一樣的水藍縐摺洋裝，她們追逐在小徑上，彼此呼叫，其中一個頭上的淡藍色髮帶掉下來了，她趕忙奔向母親身邊，一手拿着蝴蝶結，一手握住頭上那束金髮，還一面跺腳，一面呼叫另一個小女孩。

約翰和瑪葛本有個獨生女，但患白喉死掉，約翰一直覺得很惋惜，那孩子長得像瑪葛，比眼前這兩個小女孩可愛多了，如果她現在還活着，應該是個很好的談話對象。如果那孩子現在在這裏，他會帶她到植物園去看各種顏色的鳥，再帶她到冷飲店去，他自己喝金黃色的啤酒，讓女兒